

第十八話

三房軼事



十世

許葉芬 號少雀  
樂平泉 號印川 又名清安

十一世

樂叔繁 號椒軒

十二世

樂達聰 四老爺

號敬宇 又名鋒

樂達璋 九老爺

號舜慕

十三世

樂鐵庵 七爺

樂紹虞 十爺

樂鑑秋 八爺

十四世

樂大勝 長子

號芝田

樂大興 三子  
樂大鵬 次子

樂守謙 長子

樂守忠 次子

樂守玉 三子  
樂守勳 四子

無子嗣

樂氏家譜之三 (三房)

## 四老爺樂達聰和九老爺樂達璋

樂叔繁高個而略瘦，面目俊雅，頗有幾分像父親。可惜他有精神疾患，並遺傳給子孫幾代。他的夫人三太太貌美而厲害，幾個女兒都酷似其母。

樂叔繁有二子：四老爺樂達聰，又名鐸，號敬宇，老年時自號晚香老人。九老爺樂達璋，號舜慕，中年早逝。大老爺樂達亨也是早逝，二、三老爺更是幼夭。所以四老爺很早就成為族長（有人認為沒出五服，應算家長）。他的封建意識很濃，行為舉動有異常人，身著清裝，常帶有厚重的江湖氣。他吸食鴉片，十五伯父病重時向他要雲土（雲南產一種質高的鴉片），他給十五伯父抹了那麼兩三錢。幾十年來，他送走多位賢弟，最後就只剩四老爺與十七老爺了，一頭一尾老哥倆兒。他晚年幾近失明，也有些糊塗了，享年八十有六。

四老爺樂達聰有三位夫人。在第一位夫人生第二個女兒時，小孩滿月，親友紛紛前來道喜，他卻說：「喜什麼喜？還不知道這孩子是不是我的！」不想他一句粗魯的玩笑話卻深深地傷害了他夫人的自尊心，當晚她就不幸而死。第二位夫人是位耍纜子的雜技演員，一次不慎，壇落傷鼻，人稱「癩爺」。大約在一九四四年，老爺子六十七、八歲時，要在家養二女中選一收房。頭一天命次孫大鵬睡在新房，名為暖房。收房後的郭姓女士兩三年未生養，抱一瓦工孩子，即今日著名導演郭寶昌。《大宅門》電視劇中七爺的原

型就是四老爺。當別人稱郭女士為姨太太時，她則自打嘴巴，說：「我是姨太太？」別人問應該怎麼稱呼，答曰：「二太太。」繼配的第二位夫人「孀爺」說：「這倒好，我是四太太，她倒成了二太太，比我還大呢！」筆者結婚時，二太太前來賀喜，婚後當筆者帶著新媳婦去拜見四伯父時，他說：「您行二，我行四，您比我還多著二哪！今後，您也別來看我，我也不去看您，咱們街上見！」二太太告訴我老人吃饅頭時，家人勸他多吃點，他說我都吃一個了！所以，他家蒸的饅頭都盡量蒸大點。

四老爺樂達聰是同仁堂最大股東，占同仁堂股份的八分之一。他年輕時就有造反精神，不顧樂家「不許開分號」的祖訓。在清宣統末年，他第一個在濟南開設了宏濟堂藥店及膠廠，生意興隆。他五十歲時就留一縷山羊鬍，親友戲稱他為「四鬍子」。他愛聽京劇，尤喜楊小樓。他聽楊小樓《鐵籠山起霸》時，不看舞台，卻低頭說：「八步，好，就是好！」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三姑、十二姑等為了遺產狀告四伯父。法官為了取證，找到筆者父親。他曾作為證人出庭，法官問了幾個問題，父親都說不知道。法官說：「你怎麼什麼都不知道啊？」父親答：「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法官點點頭。自此之後，幾家姑太太和四伯父不再來往。二十世紀四〇年代一個春節，十二姑之女段文嵐表姊來我家拜年後說：「我還要給我舅舅拜年！」我知道了他們上一代不再來往，而下一代人仍有聯繫。四伯父去世後，聽說他的子孫分遺產時，三天三夜全都未合眼，依然精神抖擻地爭來爭去。當時連齊白石、陳半丁的畫，全都不在爭奪之列。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海淀樂家花園是三祖母健在時，由四伯父購自清著名大王爺代善後人的房產，這是一處很別致的園林。解放後，由四伯父之次子樂紹虞捐獻給政府，即今八一中學的一部分。很多人誤傳是前副市長樂松生的財產，這是張冠李戴了。筆者去過兩次樂家花園，是父親帶我們去頤和園路上在此歇腳。園中花木繁茂，有些亭舍，主建築物叫「海棠花榭」，我們在此品茗休息。四伯父的愛妾紅玉就葬在此園中。

四伯父有二子，長子七哥樂鐵庵，多年在濟南經營宏濟堂藥店，筆者對他無甚印象。只記得是在二十世紀四〇年代中期他病逝濟南，歸葬樂家老墳地董四墓。這是筆者第一次去老墳地，占地頗廣，還有些亭台樓閣，均已破敗，久無人修，整個墳場無一樹木。原來風水先生說樂家墳地不能種樹，否則就會發姑奶奶家了。十一姑就曾對筆者抱怨過：「哪兒有墳地不種樹的！」筆者佯作不知。說也奇怪，樂家祖輩為女擇婿時都是一再考慮夫家經濟狀況如何，但除九姑嫁給李善人家一生富足外，別的姑姑都是婚後兩三年後又要娘家補助了。

再說七哥樂鐵庵喪儀時，十哥樂紹虞說跑遍濟南城才找到這麼一口像點樣的棺木，可比京城的活，看起來還是有點怯。把棺材放入深近三公尺的長方形坑內，殯儀人員用羅盤看棺木是否放在正南正北方位，請主家驗看；又稍事移動後，再請七嫂睜一目、眇一目看方位無誤後，說一句「吉祥了！」然後佑申大哥、洪滋十六哥和筆者三人站成一排向亡者行三鞠躬禮，而七哥親弟紹虞則仍行叩頭大禮。看墳人中午備了一餐農家飯，以

貼餅子、棒渣粥招待樂家人。家人對換了口味的一餐很感興趣，我與守謙同時拿最後一個貼餅子時，知道他是為十哥取食，筆者就說一人一半，哥倆分！

四老爺的次子樂紹虞喜交官場人士，與蒙古族德王很有交情，德王來京時就住在他家。他家鋪著地毯，十哥躺在菸榻上，一口濃痰就吐在地毯上。他與如夫人住在外邊，把原配十奶奶及其子守謙送到新開路老宅中另過。有一回守謙送十哥出老宅大門，我遇到了他們，就同守謙一起送十哥。十哥正在教子，大意是人心不古，好人太少了。例如有人有十塊糖，他肯給你一塊嗎？到大門時，他一塊一塊地增加，說道：「難得遇到的特等好人，他有十塊糖，能給你八塊嗎？」還有一回，他自豪地對筆者說：「前些年我沒錢，可硬要開買賣！」十哥樂紹虞有時還真有獨特的高論，解放後都正在改造資本家，他卻說：「勞資兩利這個提法不夠全面，因為還有人民政府哪！」筆者父親和五哥樂篤周及十哥都是古董收藏家，五哥豪富，收藏名貴古玩無數。父親說：「十爺沒什麼正經東西，卻培養出一個好的接班人（指其最小的兒子樂守勳）。」

四老爺長女郭大姊（隨大姊夫郭姓）沉穩安靜，善撫古琴，二十世紀四〇年代廣播電台曾請她去台表演。而張二姊（姑老爺姓張）的性格與大姊迥然不同，大喊大叫，給人有女張飛之感，三十大幾才成婚，下午六時才舉行婚禮，親友都說這可能是時間最晚的婚禮了。四老爺致詞，告訴新人要和睦相處，女的要學會持家，最後以「我就告訴你們這麼兩樣」作為結束語。二姊喜開略顯粗俗的玩笑，她指著自己的先生說：「這是我跟

前的（孩子）！」她也有和樂家人一樣的愛好，喜唱京劇，一天唱京劇《二進宮》，她演楊波，姪女小雯演李豔妃，郭寶昌演徐延昭。

七哥樂鐵庵有三子二女。長子大勝，號芝田，在二十世紀四〇年代，他已是北京大學文學院的一名講師，據說研究明史，有幾代皇帝他都研究得很有心得，取得一定成績，可謂前途一片光明。還有一點值得說明：他是一個沒有遺傳精神疾患的後代之子，卻捨棄了這種種有利條件，棄學經商。他父親去世後，他到濟南經營宏濟堂藥店。文化大革命時期，除挨批鬥之外，竟淪為給藥店送鋪貨的排子車車夫。即使這樣，他同樣光著脊樑，後背曬成古銅色了，都依然不懂得保護自己。

樂大勝的二弟樂大鵬清華大學畢業後，也隨大勝一起到同仁堂辦公室。一天有一來客問他：「您是同仁堂鋪東嗎？」答：「我是其中一份子。」自此，他就有了「一份子」的外號。一九六四年筆者到昆明時，雲南植物所所長吳征鎰教授還問到他。筆者說他現在精神已經不正常了，吳先生吃驚地說：「我在清華教他時，他還很正常啊！」我心想，豈止是學生時代，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他還參加革命，南下廣州，那時他還一切正常呢。返京後不久他就瘋瘋癲癲的了。他向自己的堂姑求婚，一長輩不知他的近況，問他是否有女朋友，他羞怯地說：「有了，是杜近芳（著名京劇女演員）！」後來長輩一打聽，才知道他是三房又一個發病的子孫。

樂大鵬的三弟樂大興在八爺樂鑑秋之妻病重時，過繼給乏嗣無後的這一支。在大興考

大學時，其母七奶奶看他連日辛苦，高考之日，讓兒子多睡一會兒，因此誤了第一年數學的考期而落榜。後來他又考了兩三次，考上了水利系怕淹死，考上了採礦系又怕砸死。幾年後他也得了瘋病，年輕早逝。鐵庵的二女長名小芹，次女名小雯，筆者僅在上班路上遇見過幾次。

三房的封建意識較其他房更為嚴重，七嫂一個女兒交男友時，七嫂百般阻撓。後來男友參加南下工作團，該女等男友來信，左等不見，右等不見，原來是七嫂把男友一兩年的來信全扔在櫃頂上，硬生生地拆散了一樁美好姻緣。

## 十嫂和大生

一九四四年，十哥把十嫂和他們的兒子樂守謙（乳名大生）送三祖母生前的住處。十嫂是濟南人，善於剪紙，剪的花樣非常細膩新穎，巧奪天工。筆者是聽君楚表兄讚賞她剪紙的高超技術後才去拜訪她的，觀後真是佩服。巧妙構思，剪技神奇，可惜當時筆者年輕，沒有記住她每幅作品的名稱。

十哥和新十嫂住在外面，他們又有了三子一女。每隔一段時間，十哥就到老宅來看望她們娘倆，因此筆者有機會見到十哥。每年春節，他和新十嫂的兩個年紀較大的兒子都來給大母拜年。孩子年齡不及十歲，袍子馬褂，戴一帽盔，像個小大人，最顯眼的就是

帽頂上的大紅絨球。

十嫂的兒子樂守謙，是筆者四伯父第三個孫子，年齡僅小於七哥之子大勝和大鵬。他是樂家男女幼童中特殊的一個，不上學，也沒見他家來過家庭教師，始終沒有工作。每天在院內閒逛，老帳房、前後門房都是他常去之所。他身體比較瘦弱，面色焦黃，為了好看一些，就用些胭脂淡抹一下；有時胭脂用多了，令人看了不倫不類。他說他練過氣功，還教給筆者小擒拿法的金絲纏腕。他還會一手掙熱燙通條的技術，請人在煤球爐內將通條燒至燙手，他可以用手掙熱通條，掙得手掌烏黑卻未燙傷，不知他從哪裡學會這門技術。大生還做過一件好事，老宅北樓後邊的打磨廠有一間修理自行車的小鋪，掌櫃的叫王根，三十大幾尚無後。守謙聽說後，送去宏達堂的烏雞白鳳丸及女金丹等丸藥，讓王根的太太服用。兩年後，王根太太連生三子，王根夫妻深深地感謝守謙。解放後，樂家人紛紛搬離老宅，守謙無力搬遷。後來聽說他結婚了，有一子二女，還是同仁堂幫了他一把，解決了住房問題，他一個女兒在同仁堂就業。

後門西側有三祖母種植的藤蘿，每年春季都有紫花串串，綴滿枝頭。筆者曾偷拿幾串做藤蘿餅吃。十嫂院內種有盆栽石榴，秋季石榴果實成熟時，非常誘人。筆者在西院到後門內騎車時，也曾動過偷取石榴的念頭，終未得手。

## 瘋子八爺

八爺樂鑑秋是三房九老爺的獨子，中等身材，年輕時應屬漂亮人物，喜票青衣，還會寫雙鉤字。一天堂會有他票戲，初時他尚與眾票友一起嬉鬧，忽然想起今天還有戲，就問眾人：「我的戲頭一句是什麼來著？」眾說：「讓八爺想想。」他在戲中乘車上場，該他亮相了。他竟左手掀轎簾，接著換右手，反反覆覆地下不了車。車夫只好把他推下了車。這時他身體僵硬，更談不到身段了，詞沒詞，腔沒腔，這齣戲讓他給砸到家了。他吸鴉片，因此拉胡琴時常躺在菸榻上，側臥將琴放於胯部來過戲癮。

他不僅吸鴉片，還喜歡嫖妓。三十幾歲時，有一天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先生給他介紹他的舊相識，此位竟是與他反目已久的名妓。回家後他就瘋了，當然馬先生介紹此妓僅是誘因，根本原因是他祖上有精神疾患的家族史。

九老爺樂達璋開設樂舜記藥店，八哥樂鑑秋又開設了兩家繼仁堂，生意還算差強人意。九老爺病逝，他這個大孝子竟不知所措。幸好這時有他的堂弟樂元可，幫他辦了九老爺的喪事。

八爺樂鑑秋瘋了之後，就不顧個人儀容，長髮多日不理，滿臉鬍子拉碴，一派頹廢的病容。一天筆者正在冰場院滑冰，見他路過，我就問他：「八哥，您上哪去？」答：「我，我逛窯子去！」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窯子」二字，當時不解何意。

二十世紀四〇年代初的一天上午，八爺到了祖先堂，即當時同仁堂樂家的辦公室，他要找同仁堂的負責人員。筆者家北樓就在祖先堂背後，所以父親到得最早。八哥剛一見面就大罵：「你們都賺了大錢，怎麼不給我一份？」父親說：「八爺你別鬧了，有話好好說！」其實八爺個人是拿同仁堂八分之一的最大股份，他的收入全交給八奶奶了。這時，十五老爺來了，父親告訴了有關情況，十五老爺說：「他一個瘋子，要罵就讓他罵吧！」父親則愈想愈生氣，叫人告訴八奶奶，讓她到筆者家來一趟。父親要告訴她八爺，這麼隨便罵人可不行，他要真瘋，就應該把他送到瘋人院去。結果八奶奶避重就輕到西院筆者祖母處點個卯、問個安就算了事了。

八嫂年近四十尚無子嗣，時常要到子孫娘娘廟中去拴娃娃<sup>1</sup>。據說在該廟中，在子孫娘娘的供桌前擺有多個泥製男娃娃，無子婦女在叩拜布施後，拴一泥娃娃捧回家去即可得子。八嫂的老保姆劉媽跟隨她多年了，劉媽之子將要結婚，請八嫂作為大媒。女方有癩痢病，說若非八嫂為媒，還不肯下嫁呢。結婚當日在樂家羊圈外邊擺了多條板凳，八嫂衣飾華貴，坐在挑夫、雜役諸人之間很是惹眼。

八哥無兒無女，就盡情放縱享受，他經常「放塘」（筆者不知道準確漢字，就是舊時

1 一種古老的生育習俗。廟中道士們準備了大量的泥娃娃，凡是來求子的婦女，在許願供奉之後，相中哪個泥娃娃，就用一根紅絨繩繫在脖頸上，偷偷帶回家中，據說半夜便可投胎，十分靈驗。

闊老給親友一兩百元，讓他們陪他耍錢、打麻將，贏錢歸己，輸了有此款墊底），只知高樂。他瘋瘋癲癲，兩隻手黏黏糊糊，髒兮兮的。他到佑申大嫂李若梅家去打麻將，走後佑申大嫂不得不把麻將洗滌一番。目前有關同仁堂的電視劇，編劇常把帶有反面色彩的人物寫為八爺，因他無子，免得樂家後人挑剔，以避影射之嫌。

八爺有一妹，人稱小姑奶奶，性頗頑劣。八爺去世後她來鬧喪，名義上是為了給八爺修墳頭，還簽了合同。其目的不言自明，是為了分八爺的遺產錢財。她吸鴉片，解放後她戒了毒。為了讓派出所民警查看她確實不再吸毒，所以她家從不掛窗簾，讓民警在院中即可看清，一目了然。她有二子，溺愛幼子。一次幼子出了車禍，她在樂家大門處佛堂跪拜，求菩薩保兒子平安，一邊用銅錢卜卦，一邊喃喃地說：「都是我害了他。」她長子趙永昌大夫，老實沉穩，婚後與夫人伉儷情深。小姑奶奶卻看不上這個兒媳婦，百般挑剔。十數年後，趙永昌不堪其擾，只得和夫人離了婚，但兩人感情依然存在。一俟小姑奶奶病逝，兩人馬上重婚。

趙永昌大夫是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著名皮膚科專家，筆者在中醫研究院（現改名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工作，所以院裡開大會時，我們還能見面。因為小姑奶奶的關係，他讓筆者叫他永昌；他年長筆者十歲，筆者不好直呼其名，所以稱他為永昌趙大夫。我倆都喜歡京劇，曾一起聽戲，關係甚為融洽。他弟何名，具體不知，只知外號叫奔兒頭，不務正業，後來在廣安門醫院做了一名太平間的守門人。不知何故，他傷了一腿，

常將樂家舊事講與周圍的小青年聽。

## 八嫂的佛堂和楊大爺

楊老頭是八嫂家傭人，六、七十歲了，只能幹點輕活。西院是樂家老宅主要院落之一，西廂房三間是八嫂的佛堂。楊老頭慈眉善目，一副老實忠厚模樣，常帶微笑。筆者四、五歲時，最喜歡他三寸多長的白八字鬚，見著他就索抱。他和筆者有一個君子協定，叫筆者不要揪鬚子，他就抱我。我假意應允，剛一抱起立即揪住他的白鬚鬚。他走路右腳離不了地，發出「噼、噼」的聲音。住在北大房西頭一間的梅葆說，楊老頭的走路聲影響她的睡眠了。嬌氣的大小姊脾氣大，又太沒有惜老憐貧之心了。

筆者哥媽趙姐的兒子在街上犯了事，被員警拘留了。放人需要鋪保。天真的趙姐說要人保，我們的同仁堂夥友都可以作人保，實際上人情冷暖，絕對不像她想得那麼簡單。最後消息傳到楊老頭耳朵裡，他的姑爺在警察局任職，人託人才算把人放出。自此，兩家人愈走愈近。趙姐的大兒子乳名大禿子，他結婚時請楊老頭喝喜酒，並請楊老頭為新娘揭蓋頭。按常規是新郎為新娘揭蓋頭，不知他們這是哪裡規矩。

一九四八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作義將軍的中下級軍官多人住進老宅。西院西廂房本是佛堂，供奉多位菩薩，掛滿了佛像。只有楊老頭一個人住在後房，初一、十五、



筆者與三房後人樂守玉（左二）在同仁堂創建三百三十五週年慶典儀式（左一樂清、左三樂俠）。

過年過節時燒香上供。這一下住進多人，也算干擾了佛爺的清靜。內有一個軍官每夜必夢一個仙女與他交好，引起眾說紛紛。有的說這是佛爺怪罪了，有的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真是莫衷一是。